

放翁诗情寓剑门

■刘金祥

文化视界

剑门关，雄踞于四川省剑阁县境内，矗立在连山绝壁、峻岭横空的剑门山中段，因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当描写而名冠华夏。巍巍剑门关是古蜀道上最为壮险的山隘与关口，是扼守川北的天然屏障和入蜀出川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浸润着血雨腥风、闪烁着刀光剑影的剑门关，从古至今为文人墨客所咏叹吟诵。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蜀地为官时，以参议官身份襄助四川宣抚使王炎带领宋军进驻军事重镇——南郑（今陕西汉中），披坚执锐，驱马统兵，于大散关（今陕西宝鸡附近）等地进剿讨伐金兵，“军书插鸟羽，戍垒候狼烟”。于戎马倥偬的川陕两地往返中，陆游两次途经奇险雄险的剑门关，纵笔写下《剑门关》《剑门道中遇微雨》《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人云汉感蜀亡事慨然》3首经典诗篇，深切抒发“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的报国夙愿。风云际会的古老剑门关，铭记和见证了一代爱国诗人“忘家思报国”的拳拳忠心和“为国死封疆”的铮铮铁骨。

1172年，始终秉持“中兴当自关陕始”战略的陆游，受南宋西部最高军政统帅王炎指派，由夔州（今重庆奉节）驰往抗金前线南郑，一路策马扬鞭、晓行

夜宿。途经剑门关，鞍马劳顿的陆游实地踏查“云飞不到顶”的绝壁悬崖，登高凭吊“鸟去难过壁”的峭山崎岭，当即挥笔草就杰作《剑门关》：“剑门天设险，北乡控函秦。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栈云寒欲雨，关柳暗知春。羈客垂垂老，凭高一枪神。”这首律动“一片赤诚惟报国”基调的慷慨之作，状绘了剑门关的卓绝地势和优越位置，揭示了人是政权兴亡的枢机和王朝更替的关键，分析了南宋政权面临的亦忧亦喜的军事形势，抒发了“宁知老病缠”“耿介死不顧”的壮志与担当。全诗“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通过摄取“函秦”“关柳”“客主”“存亡”“枪神”等关键词，将自然情境、时令景色、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勾连，寄寓了诗人渴盼驱逐鞑虏、经略中原的殷殷报国情愫。

“雄关倚天绝，传奇千百年”的剑门关，不仅是陆游抒发爱国情感的重要场所，还是其表达思想意蕴的重要意象。1206年，陆游将其在蜀地所作诗章遴选合集后命名为《剑南诗稿》。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如果不纵容姑息割地赔款的投降派而是励精图治，如果不打压整饬坚持北伐的军事战略而是养精蓄锐，就不可能落得苟延残喘的艰窘地步。1173年，南宋朝廷一纸诏书将王炎调回临安，敕令陆游即刻返回成都。热血沸腾的陆游只得由备军正副的南郑返回歌舞升平的成都，回撤路线再取古蜀道，经广元、江油、绵阳深入巴蜀腹地。到达壁立千仞、断峰高耸的剑门关，落寞而懊恼的陆游写下被后人

广为称颂的名篇《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度身披铠甲、马踏冰河的陆游，鲜明表达了“报国欲死无战场”的忧郁心绪。秋雨如丝，关山无语。“细雨骑驴入剑门”7个字，将作者身世之悲和沦落之苦深深浸润于剑门关的沧桑变故和历史烟云里。

剑门关是陆游人生事业的分水岭，也是其诗语格调的分界线。正如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传》中写道：“到达南郑后，陆游的诗变了，他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

几乎是在草成《剑门道中遇微雨》的同时，悲情难抑、诗性酣畅的陆游，远望巍然高耸峰峦，奋笔书写了《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人云汉感蜀亡事慨然》：“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机变化亦逡巡。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全诗以即景抒情和借古喻今联用的手法，提醒和告诫南宋朝廷，如果不修战备、苟且偷安，就会像懦弱无为的蜀汉一样丢掉江山社稷，历史的悲剧就会在南宋君臣身上重演。

尽管满腔热血的陆游深受王炎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尽管意气风发的陆游率领宋军在南郑秣马厉兵、伺机杀伐，但苟且偷生的南宋政权担心重启战端招致报复，遂急发诏书将陆游贬谪到成都担任闲官。陆游从此“光明全付绿樽中”，盘架横戈、衔枚夜行的军旅生涯将戛然而止，“戎装鞍马出剑门”的政治抱负也将终结，只有借助剑门关来纾解胸中块垒，只有依托剑门关来排遣心中

忧愁。

的确，剑门关外的一年，是陆游人生最为快意恩仇的高光时刻。剑门关外的陆游“踏营渭北夜衔枚”“铁衣上马蹴坚冰”，而此时的陆游只吟“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的豪情和宏愿，只唱“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容和自信。剑门关目睹了陆游的勃发和雄起，诉说着陆游的怅惘与苦闷。晚年陆游蛰居故乡，心中念兹在兹的地方惟有两处，一处是惜别唐婉的沈园，一处是告别战场的剑门关。这两地是陆游一生的留恋，也是陆游终生的遗憾。

剑门关不是书本上的文字、博物馆中的展品，而是有魂魄、有体温的人文意象，是饱蘸血泪、满身沧桑的历史老人。悠悠岁月、茫茫蜀道、巍巍剑阁、重重关隘，回荡着金戈铁马的浑厚声音，浮闪着文人骚客的坚执身影，淬炼凝铸成厚重璀璨的剑门文化。一代爱国诗人陆游是剑门文化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剑门经历与剑门诗章是后人领略剑门文化的重要资源。

虽然陆游未能在“铁马冰河”的战场上杀敌御寇，虽然陆游一心牵挂的南宋政权没有维系长久，但包括剑门系列的诗作在内的诸多爱国诗篇，永久地赓续传承下来，感动和砥砺着无数中华儿女精忠报国、奋斗进取。赏读和品评陆游的剑门诗章，不仅可以窥探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还能提升自我人文素养，这是一代爱国诗人陆游的荣耀，也是巍巍剑门的幸运，更是新时代品鉴者的福泽。

短笛新韵

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
一路闯关夺隘 披荆斩棘
创造了数不尽的人间奇迹
在这恢宏史册的夹页中
有大多被遗忘的平凡的神奇
一个名叫邓仕俊的十六岁小兵
负伤十几天连续昏迷
要过草地 无老家乡可以寄居
师党代表明确指示
一定要把小邓从草地抬出去
师长派了四名担架员
史料上记载得并不具体
且叫他们小赵小钱小孙小李
他们歪歪扭扭地行进在草地
十几天不省人事的小邓
醒来发现
抬他的小赵因饥饿已离世而去
把小邓抬到马塘山的山腰
刚坐下歇息 小钱带着万分歉意
对小邓说
“同志，我不能继续……对不起”
话未说完 便歪倒在地
小邓止不住地哭泣
他断断续续 仿佛自言自语
“我是累赘，我才该说对不起”

重新上路 四人的担架由两人扛起
他们决心把小邓抬到目的地
前面路陡 天降大雾
小孙小李嘻嘻嘻嘻 喘不上气
竟连一口干净水也喝不到嘴里
小邓诚恳地让两战友把他放弃
两战友握着小邓枯干的手说
“我们绝不能丢下你”
小孙去找柴草要筑个火
暖暖战友的身体
却在回来路上 一头栽进淤泥
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伤员
三个战友接连牺牲
剩下最后一个小李
依然坚定不移搀扶着小邓
最后走出了草地

这就是我们的红军前辈
互相可以付出辛劳甚至生命
这是怎样纯净的心灵
这是怎样无私的襟怀
在我们党风雨百年的路上
上演了多少如此感人的壮剧
每一出 每一节 都撼天动地

当新冠肺炎疫情突起

一个也不放弃

■胡世宗

素不相识的医务战士和志愿者
从全国各地向一线会集
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
每一个同胞的生命都珍贵无比
抢救病患 一个也不放弃
多少逆行的英雄 多少世界的精英
日夜拼搏 奋斗不息
有的就倒在了
抗疫斗争的前沿阵地

我们这支长征的铁流
前面飘动着永不褪色的红旗
那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熊熊火炬
我们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着方向和道路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使命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迎接新的挑战
迎接新的雷暴和风雨
像长征中的无名英雄一样
坚贞不屈 前仆后继
赓续我们红色的精神血脉
构筑我们宝贵的精神谱系
纵观历史的长河
瞻望前方的云霓
我们拧一股钢缆 汇成巨大的合力
我们有饱满的信心 充沛的勇气
让嘉兴南湖启航的红旗
开启新的伟大征程
彼岸在召唤
彼岸是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壮丽

入党初心壮征程

■鲁世联

国防纪事

97岁老兵吕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双目炯炯，声如洪钟。这位曾3次作为军队英模代表参加阅兵仪式的老人，永远记着自己入党的时刻。

1939年9月11日，吕品所在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在尹庄伏击日军后，来到睢宁吕集一带休整。那天下午，指导员吴泉有把吕品带到驻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说要介绍他入党。

幸福来得这么快，吕品顿感一股热流涌动胸膛。放眼望去，金色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满眼葱郁，远近缀满果实的草木在轻风拂拂下摇曳生姿，仿佛向他祝贺道喜，令他心潮起伏。

—

1939年4月，15岁的吕品参加八路军，成为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战士。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每人只发一套单军装，没有津贴费，没有伙食费。

虽然艰苦，但火热的战斗集体深深吸引着吕品。指导员杨伟大在欢迎新兵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队伍。”听老兵讲，共产党员是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和精华。吕品跑到指导员面前庄重地说：“指导员，我要入党。”指导员笑着说：“你刚入伍就靠近组织，这很好。共产党员，打仗不怕死，吃苦冲在前，处当模范。你想入党，现在就要按党员的标准要求锤炼自己，经受住党组织的考验。”接着，指导员给吕品讲了党性性质、宗旨、党员的标准及如何发挥模范作用，听得吕品热血沸腾。指导员的话给吕品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

入伍后，吕品首先学会了站岗放哨。那时，连队没有钟表，每班岗就是两炷香的时间。虽然每天站岗都有班长负责叫岗，但也有疏漏的时候。

一天急行军后的傍晚，官兵拖着疲惫的身体宿营村里，哨位设在村头土地庙。黄昏时分，头一班岗由吕品站。他背着枪将香平放在铺有草灰的地上，香的两头搭在一起燃着。

两炷香燃完，吕品左等右等，不见村里来人换岗。一天急行军，成年人都觉得疲惫，何况一个15岁少年。困意袭来，吕品连打哈欠。但他警告自己：“不能睡，全连的安全都系在自己身上。”吕品右手持枪，左手使劲掐大腿，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芽。一

会儿起风了，庄稼地里发出沙沙响声，像是人的脚步声。吕品赶紧端起枪，目视响声处。此时，他的耳畔回响着指导员的声音：“共产党员不怕死。”他嘲笑自己：“还想入党呢，看把自己吓的。”他攥紧枪，眼睛瞪得老大，屏息观察，心想：“敌人来摸哨，我就开枪，给连队报信。”

过了许久，还是没人来换岗。“可能是出现了差头。”吕品告诫自己，“哨兵是部队的眼睛，保障部队的安全，决不能离开哨位半步。”夜深了，不远处传来野狗狂吠声。一想到白天路过的乱坟场，吕品顿觉毛骨悚然。“共产党员不怕死，更不怕鬼。虽然我还不是党员，但我是要当党员的人。”吕品鼓励自己，神经紧绷，睡意全无。

天色逐渐发白，吕品突然发现有人从村里跑来。跑到哨位的战友惊讶地问吕品：“你什么时候站的岗？”“从头一班岗一直到现在。”吕品答道。“我的妈呀！”战友转头就跑，回去叫人替换吕品。

“吕品一班岗站了一夜，从没离开哨位。”此事迅速在连队传开。

二

1939年5月底，部队接到情报，日寇将于7月初路过苏北灌云县五里槐地区，前往涟水围剿游击队。3团准备打一场伏击战。挑选伏击队员时，上级没有考虑吕品。但吕品坚决要求参加：“我虽年纪小，但枪打得准，个头小机智灵活。我不怕死！”上级批准他参加战斗。

7月8日，部队侦察兵报告，日军一支载有200余人的船队从大伊山出发，乘坐4艘汽艇和3艘木船。80名伏击队员分成3组，埋伏在敌必经地域。晌午时分，敌汽艇拖着木船进入我伏击圈内。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猛烈开火。新兵吕品机智勇敢枪法准，接连打伤几名敌人。

双方激战不久，敌人组织力量进行反扑，重机枪、手榴弹、步枪交叉，火力十分密集。情急之下，伏击队员吹响冲锋号。按照事先约定，这其实是撤退号。敌人一听军号响亮，以为八路军大部队上来了，转入防御不敢前进。伏击队员顺利撤出战斗。

此役，伏击队员击毙日寇63人。这是当地抗日武装第一次取得胜利。

不久，杨指导员要调走了，临行前，对新任指导员吴泉有介绍：“战士吕品有文化，主动靠近组织，作战勇敢，站岗站一宿也不离哨位。他是个好苗子，应注意培养。”

8月下旬，3团与南进支队二梯队

会师马鞍山五华顶。吕品借机会对老百姓进行共产党抗日政策宣传，当地百姓热烈欢迎部队到来。9月10日，部队转移到达沂东许楼、平楼、曹窑一带时，得到情报：窑湾日军骑兵将沿河西岸大路开往炮车镇。团领导研究决定，在日军经过的尹庄一带设伏。这次伏击，吕品冲锋在前，和战友们杀伤日军多人，缴获榴弹车2辆、战马4匹。

三

1939年9月11日下午，在驻地附近的树林里，吴指导员郑重地对吕品说：“吕沐根（吕品原名吕沐根，后上抗日军政大学时改名为吕品）同志：你参军几个月来，虽然年纪小，但作战勇敢，不怕死，站岗遵守纪律；有文化，是连队文娱骨干，积极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我当你入党介绍人。”

因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吕品入党是

秘密进行的。没有党旗，吕品就面对指导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永远跟党走，永不叛党。”

不久，吕品随3团参加安河自卫反击战。在攻打小孟集时，吕品觉得左臂被小石头砸了一下，却无暇顾及疼痛。拂晓，战斗结束，吕品伸手一摸左臂，有血，伤口深处还有个硬东西。他用指甲把破皮烂肉拨开，硬是把这东西抠了出来。一看，是子弹头。80多年过去，那个牛痘花般的伤疤还留在左臂上。

从15岁扛枪抗日，到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再到抗美援朝激战江汉南岸，入党初心一直催他勇往直前。岁月在近百岁的老人脸上刻下道道印记，但始终磨灭不了他的入党初心。如今，年高体弱，不能像以前那样进部队营院、党政机关、大中小学宣讲，他便在家里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讲党史、建军史。一息尚存，不落征帆。在人生长河中，吕品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坐标锁定在永不停歇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中。



秋葵(油画)

朱志斌作

记忆中的小脚丫

■谢泽东

一瓣心香

记得小时候，每天晚上父亲打水给我洗脚，高兴时会用满是胡茬儿的嘴亲我的小脚丫。我常常刺痒得咯咯笑。长大后，回忆起这件事我依然不解，小脚丫有啥可亲的？

直到自己做了父亲，才渐渐体会到为人父的心情。我有时也会给儿子洗脚，看着他肉嘟嘟的小脚丫，忍不住就想亲两口，以表达对他的爱。时光如梭，小时候的那个画面似乎又浮现眼前，我终于读懂了父亲。

2015年秋季，我正忙于战备综合整治，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告诉我，父亲因晕倒在自家门前送医院抢救，被确诊为肺癌中晚期，需要动手术。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我说不出话。母亲宽慰我说：“本来不想告诉你，又怕留遗憾，想想还是告诉你吧。不要太担心，家里有大哥和姐姐呢。”

这时，团长孙治国正好经过，看到我满腹心事的样子。问明情况后，他让我抓紧赶回老家。我连夜把手头工作安排好，次日一早，直奔火车站。14时就赶到老家医院。此时，年迈的母亲和大哥、姐姐姐夫都在手术室外等待。父亲病情紧急，已进入手术室，左肺必须切除。16时左右，手术成功结束。

父亲全身裹满纱布，戴着氧气罩，插着尿管，一直昏迷。大概过了4个多小时，麻药劲过去，父亲动了动，大脑有了意识，但是说不了话。医生说，几日内不能开口说话，需继续住院观察治疗几周，且只能吃流食。大哥摸着父亲的手告诉告诉我，老大、老二都在，老小也从北京赶回来了。一向坚强的父亲流下眼泪，只能动动手指，表示他知道我们都在。

我们轮流陪护，给父亲擦背、喂食。大哥是军队转业干部，知道我有任务在身，一再催促我早点归队。我带着不舍，在术后第3天，离开暂时还不能说话的父亲，赶回部队。

一个多月后，父亲出院，身体逐渐康复。我负责的工作也顺利通过上级检查

验收。有一天晚上，我认真地看了一遍之前父亲发来的几十条小视频，他多次对着镜头告诉我：“儿子，老爸身体恢复得挺好，不要牵挂，安心工作，一定要把领导交代的任务完成好。”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父亲听别人说，癌症手术后可以配合化疗，这样效果会更好，但很受罪，头发也会脱落。父亲生来倔强，对生死看得很淡，坚决不同意化疗。他年轻的时候可以挑起200斤的稻把子，一晚上能把5000斤的稻子从院子里一袋袋扛进粮仓，但术后身体大不如前，走不到200米就喘不过气。

2016年春节过后，父亲经常跟母亲念叨：“今年想到北京小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五一”假期第一天，我和爱人就把父母接到了北京。每到周末，我都带父亲出门逛逛北京城。端午节后，我们赶上搬家，告别出租房，搬进部队新分配的公寓房。虽然只有54平方米，但父亲在临回老家前能住上一晚，我们颇为满足。那晚，奔波劳碌、辛苦一辈子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在北京，能有房子住就很幸福了。要知足感恩，在部队好好干。你们能在北京安家立业，我死了，也闭眼了。”

一语成讫。2016年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体能训练，突然接到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你是不是谢恒安的儿小儿子？你父亲在公交车上突然晕倒，正送往医院抢救。你赶紧通知家人去人民医院。”打电话的人是公交车司机。没想到，我给身在老家的父亲做了一个电话陪葬，这时派上了用场。

22时许，大哥告诉我，父亲仍没有醒过来，让我有个心理准备。第二天，当我从北京赶回老家医院，父亲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能靠呼吸机勉强支撑。医生告诉我，父亲是突发脑溢血，插着呼吸机，只为让子女和亲人多看看，也是等我回去见最后一面……

对父亲的离去，我始终无法释怀；再过一个半月，他的小孙子就出生了，他的养育之恩，我还没报答。

每当思念父亲，我会一个人静静地反复听那首歌：“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